

【警察手记】

赵大爷离婚记

□李贺

85岁高龄的赵大爷近半年来已经是第三次到派出所求助了,究其原因十分奇葩,竟然是因为家暴,老伴对他的家暴。

赵大爷第一次走进派出所求助,就是因为不能忍受老伴的打骂,想离婚。接警的唐警官很是吃惊,在派出所工作多年的他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,一般来说,年轻夫妇打打闹闹的情况比较多,在派出所的调解说和下也就重归于好了。多年的工作经验使唐警官悟出一个道理,到派出所反映家庭问题的,都是想和解好好过日子的,真正感情不和、过不到一块的,就直接到法院走法律程序了。所以,听到赵大爷求助的原因,唐警官本着调解的原则,争取让这对老年夫妻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。

但随着赵大爷的哭诉,唐警官感觉事态有点严重。原来,赵大爷的老伴赵大娘也已年逾80岁,她性情暴躁,打架骂人从未吃过亏,年轻时就是街坊四邻躲着走的主儿。对外人这样也就罢了,对丈夫赵大爷也是这样,稍不满意张口就骂,动手就打,常常打得他下不了床却又不肯吱声。赵大爷年轻时好面子,怕离婚影响不好,他们育有四个儿

女,一旦离婚,孩子的抚养等诸多问题都不好解决,所以,结婚快60年了,赵大爷的日子一直在煎熬中度过。少年夫妻老来伴,本以为老两口老了,孩子们都成家立业搬出去住了,赵大娘的性子不那么火爆了,该知冷知热心疼丈夫了吧?但事与愿违,赵大娘还是打骂不停,80多岁的赵大爷实在吃不消了,他鼓起勇气走进派出所,让民警替他做主,在有生之年把婚离了。

唐警官把赵大爷的四个子女叫到派出所,子女反映基本和赵大爷说的一致,但几个子女一致认为父母都这个岁数了,还是不要离婚,说出去不好听。唐警官提出一个解决方案:赵大爷搬到女儿家住一段时间,子女们趁机做做母亲的工作,要她收敛一下脾气,等老太太“改邪归正”了再让赵大爷搬回去住。几个子女对唐警官的建议十分赞成。

没想到一个多月后赵大爷又到派出所求助了,原因还是家暴。唐警官十分气愤,他决定下班后会会这个蛮不讲理的老太太。

还没走进家门,唐警官就听见老太太的叫骂声,推门进屋,只见赵大爷的四个子女也都在,赵大爷惶恐地躲在大儿子身后,忍

受着老太太难听的脏话。唐警官首先制止了老太太的叫骂,严肃地说:“我是派出所的责任区民警,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帮助解决家庭矛盾。你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,在孩子面前脏话连篇地辱骂老伴,不觉得丢人吗?”一席话,把满脸横肉的老太太说得哑口无言。看到老太太不骂人了,唐警官马上做工作,讲夫妻相互尊重的道理,没想到话还没说完,老太太突然抄起身边的笤帚朝赵大爷劈头盖脸地打过去。唐警官被她的这一举动惊呆了,他和几个子女奋力夺下老太太手中的笤帚,此时他才体会到赵大爷所说的煎熬是什么滋味。唐警官继续做工作,讲夫妻的相处之道,讲老年夫妻更应该相互关心和体贴,讲为人父母应该受到子孙的尊重,但无论怎么说,老太太就只是从鼻孔里发出不屑的“哼”的声音,直到两个小时唐警官离开,老太太一点悔改的意思都没有。

又过了两个多月,赵大爷由孙子搀扶着走进派出所。原来,在这期间,赵大爷中风住院了,即使这样,赵老太太还跑去医院闹过一回,从没关心过赵大爷的病情,赵大爷彻底伤心了,这次生病住院让他感觉自己也许时日不多

了,一想到死后还要和这个老太太“住”在一起,吓得他夜不能寐,他要在有生之年把婚离了,百年之后清静地到另一个世界。所以,出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派出所找唐警官帮忙办离婚。

看着赵大爷无助的眼神,唐警官这次下决心要为赵大爷做主。他把赵老太太和四个子女叫到派出所,郑重地说:“今天叫大家过来,是为着赵大爷离婚的问题。通过近半年的调解,我感觉两位老人性格不合,没有感情,离婚是最好的解脱。作为民警,我调解过许多家庭矛盾,也看到许多夫妻重归于好,‘劝和不劝离’,但这话放在两位老人身上不适用,我希望你们做子女的理解老父亲,让他俩尽快离婚。”

之后,在子女们的见证下,赵大爷终于和老伴离了婚。离婚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包喜糖送到派出所,让唐警官也感受一下他开始新生活的喜悦之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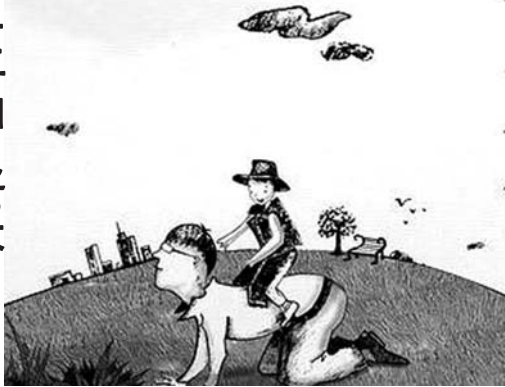
唐警官叫唐道来,是济南市中公安分局二七派出所的责任区民警,这是他调解家务矛盾中唯一一起以离婚来解决问题的,但也是他认为算得上成功调解的案例之一。

【浮世绘】

你应该先幸福起来

□韩松落

堂哥的孩子,考到了我们这里的大学,堂哥辞了工作,跟过来陪读,在学校的教工宿舍区租了房子住下。每年寒假,他为了少点折腾,都不回家,和孩子一起在停了暖气的宿舍里过年。有一年的年三十,我去看他们,却见他们正在楼道里支了一个炉子煮饺子,房间冰凉,他和孩子都穿着大棉衣,此时,他们南方的老家,应该还是一片碧绿。他解释说:“为了孩子的幸福……”我心里却有一句话哽在那里:“你应该先幸福起来。”



堂哥一家的生活,大概也是所有的“天才琴童”,所有的“哈佛女孩”家里必然会有生活。孩子们虽然生在新时代,却得被上一个时代影响。他们的父母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人,他们没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,孩子成了他们梦想的承载者。他们深知梦想之美,也知道自己注定要和人生寂静的前景对抗,于是把实现梦想的所有可能倾注在孩子身上。

他们带着孩子,舍下亲人,抛弃工作,背井离乡,在美院或者音乐附中附近租一间房子住下,他们倾家荡产,背离正常的生活轨道,孩子和他们都进入了一个奇境。尽管实现梦想是超大概率事件,但他们的梦想在实现的过程中已经变质,这个梦想能否实现、能带来什么已经不重要,重要的是凶猛地实现梦想的过程。他们信奉所谓希望,而不管这希望的真实性和可能性。

这种信仰改变了他们和孩子的关系,那不是爱的关系,那是一种人际关系,是人和产品的关系、人和工具的关系。但经过那个艰难年代的人,自觉地把自己和孩

子的关系归并到这种关系里,并且理直气壮——因为生活艰难、世道艰险,他们非如此不可。其实,应该有更好的方式吧?但他们不会,他们没有机会被人好好对待,因此没有学会如何好好对待别人——包括自己的孩子。他们只是意识到“贵族不是一代造成的”,却没意识到,造就贵族的方式,也不是一代就能学会的。

他们沉迷于技能的学习,却忽略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事,幸福也是一种技能,父母最应该教给孩子的是这项技能,如果想让孩子幸福起来,自己得先幸福起来。一个人感受生活的方式,不是天然形成的,需要学习和揣摩,而家庭是学习和揣摩的第一场所,二十岁以后的生活方式,是二十岁之前甚至十岁以前的生活方式决定的,在每天的潜移默化中,她或者他,已经定下了将来的生活基调。

幸福技能的学习,就得在二十岁之前,通过父母来完成。这项技能,包括了太多东西,如何建立亲密关系,如何和周围人相处,如何享受美食美景,如何置办一个

家,如何购买生活物资,如何培育出适度的欲望,懂得以体面的方式获取金钱,并以稳妥的方式打理财务。父母如果在这些方面不能提供一个好的样板,孩子成年后的幸福感会非常欠缺,他们将进入生活却不能享受生活,赢得胜利却没有快感。

尤其是父母对幸福的不信任——不相信自己也能获得好生活,总是寄希望于别人,寄希望于奇迹,更是对孩子产生巨大影响。而那些将梦想寄托在孩子身上的父母,在这方面的表现总是格外强烈,他们不相信自己有幸福的可能,简单地将幸福定位为世俗意义上的巨大成功(一般的成功都不够扬眉吐气),这种负面的影响,远远大过一项技能对孩子的影响。

所以,在让孩子幸福起来之前,你应该先幸福起来,先过上身心舒泰的生活,建立起滋养自己的亲密关系,懂得享受生活中的小小乐趣,让这种生活态度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孩子,这种技能,是比弹钢琴、绘画更为现实也更久远的技能。

【在人间】

有时是一种说不出的痛

□刘恒杰

转眼间,与父亲阴阳相隔已经14年了。对于父亲的爱,我当年常常不能理解,有时还怨恨他、误解他,每每在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,我才体会到父亲那无言的爱。特别是在父亲去世以后,每当我回忆起来,常常感到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痛。

刚上小学三年级不久,我逃学了。整整一个星期,我和另一个同学在村北的砖瓦窑上玩。别的同学放学了,我们也回家吃饭,吃完饭以后,也像往常一样装模作样去上学。

可是一天中午我回家后,却感到家里的气氛有点异常。果然,我刚坐下,父亲便问:“你上午在学校里学的啥?”

还没等我开口,一个巴掌便重重地打在了我的脸上。接着,父亲又扭住我的耳朵,把我提溜起来,拽在炕边,按在炕沿上,扒下我的裤子,顺手拿起炕边的笤帚疙瘩,狠狠地在我的屁股上打了起来,嘴里还不住地大声说着:“我让你逃学!我让你不学好!”母亲过来要夺下父亲手里的笤帚,父亲一下子把她推开了。打完了,父亲又把我关在了

栏(猪圈)里,说:“不上学,你就和猪在一起吧!不上学,你就是猪!谁也别打开栏门!”

我从来没有见到父亲如此暴怒过。

在那样的年代,上学根本就是无所谓的事,村里和我差不多的孩子,有许多上到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,而且,我就是学习再好,推荐上高中,上大学也不会轮到我。父亲非常清楚这一点。但是,固执的父亲什么都可以依着我,就是不能允许我不去上学。回到学校以后,坐在教室里硬邦邦的小板凳上,我的屁股痛了好长时间。那时,我心里充满了对父亲的怨恨。

参加工作以后,一个星期日的上午,我打算早一点回学校去,准备第二天上午的一节示范课。

我走出屋门来到天井里,发现靠在西屋门口南边的自行车不见了。我问母亲:“我的自行车呢?我想早一点回学校去。”母亲说:“你爸推着去村东门外了,说是让大坡子给你修修。”我不耐烦地说:“才买了不到俩月,怎么去修了?”母亲说:“你爸说,让大坡子看看车闸。八九十里路,爬

坡下崖的,你爸不放心。”

我不住地看手表,过了半个多小时,父亲还没有回来。我对母亲说:“我去修理铺看看。我从那里就回学校了。”

到了村东门外的石桥上一看,大坡子的自行车修理铺锁着门。父亲上哪里去了?这可真急人。我在心里埋怨着父亲,转身向村南的公路上快步走去。不一会儿,我便远远地看见一个人推着自行车从公路上拐下来向村里走来。那个人走得很慢,似乎还有些走不稳的样子——那不是父亲是谁?他不会骑自行车,就是推着也是笨手笨脚的。

我加快脚步向父亲走去。

当我和父亲还相隔几步路的时候,我听见他说:“车闸上的橡胶皮磨损得厉害,换了新的了。”

我没搭理他,一把夺过自行车,骑上,用力一蹬,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2002年9月,父亲在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以后,说啥也要回家。父亲一直说他没病,埋怨我们,说我们把他困在医院里,没病也让他憋出病来。

父亲坚持要出院,我很生他

的气,说:“你回家?你回家那不是明摆着让村里人笑话我们吗?”过了一会儿,父亲又说:“要不我跟你回你的宿舍去?医院里乱,我睡不着。”

我们走出医院大门,乘车来到我住的楼下,刚下车,父亲便迈开大步向楼上走去。我抬头看着他的背影,那背影从容而沉稳,脚步坚定而有力。走到我四楼的宿舍门口时,父亲停下来。等我气喘吁吁地赶上去,听见父亲说:“你看,我一口气就走了上来,气不喘心不跳。我有的是力气,你还不如我呢。”

第二天,父亲坚持要回家,我拗不过他。回家后的第五天,六十七岁的父亲溘然长逝。

父亲去世以后,母亲对我说,其实,你父亲在刚住院的时候,就知道他得的是啥病,他身上早已没多少力气了,走路都难,他不想让你们受累。

后来,我常常想起那天晚上父亲快步走上我宿舍楼梯的情形——那是父亲在生命垂危的时候,用一个坚强的背影告诉儿子:人,只要有一口气,就要坚定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。